

NEW CLASS SIGN

并非走眼

BING FEI ZOU YAN

张国平 著

丛书主编
刘志学



NEW CLASS SIGN

并非走眼

BING FEI ZOU YAN

张国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并非走眼 / 张国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2
ISBN 978-7-5699-2223-3

I . ①并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 . ① 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967 号

并非走眼

BINGFEI ZOYAN

著 者 | 张国平

出版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吴 霜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訾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18.25 字 数 | 236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23-3

定 价 | 42.00 元

目 录 Contents

并非走眼

- 神 梅 /1
- 寒 梅 /5
- 骨 梅 /9
- 情 怀 /12
- 共勉的字幅 /16
- 魔术姿 /20
- 一米线 /24
- 徐口技 /28
- 将相和 /32
- 双飞燕 /36
- 藏 画 /40
- 守门员 /44
- 神 手 /47
- 比目鱼 /50
- 鸳鸯谱 /54
- 并非走眼 /57
- 青龙刀 /60
- 墨 缘 /63
- 枪 手 /67
- 手 足 /71
- 安小民的工地之裸奔 /75



- 安小民的工地之夜盲 /78
安小民的工地之看球 /82
安小民的工地之非分 /85
毒 鱼 /88
淡 香 /91
功 夫 /95
妖 痞 /98
浴 女 /101
玉 佩 /104
没有人没有隐私 /108
老 手 /112
老麦与秀花 /116
八斗酒 /120
飞 刀 /124
血色往事 /127
青 果 /131
圣女果 /134
幸福短暂 /137
玉缘斋 /141
嗜 好 /145
父 子 /148
兄 弟 /151
斗 狗 /155
绝 招 /159
在车站 /163
出 轨 /166



- 石泥鳅 /169
三步倒 /172
快刀梅 /176
老师你得留下来 /180
挣 扎 /184
花 嫂 /187
面 人 /191
糖 人 /194
徐楼子 /198
要 猴 /201
上司的皮鞋 /204
刀 画 /208
走 眼 /212
青 衣 /215
武 生 /218
花 旦 /221
龙 套 /224
最美的音乐 /228
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/231
瞅一眼 /235
火 锅 /238
胖 民 /241
两瓶罐头 /244
管砣子 /247
雕无二 /250
麻脸挂面 /253

目

录
03

并非走眼

调色板 /256
最后的老驴 /259
幸 福 /263
黄金面 /266
最后一夜 /269
温 暖 /272
青涩时光之初恋 /275
青涩时光之马蹄莲 /279
青涩时光之弯月亮 /283

神 梅

那年，小城画家梅一梅的创作进入了困惑期，他决定到外面走一走，一来开阔点视野，二来走访国画名家，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拜名家为师，最好还是位画梅高手。

梅一梅酷爱梅花，觉得梅花傲立雪中，最有骨气，最值得浓彩重墨。

在太行山游走了一圈，通过与大山的对话，梅一梅感觉心胸开阔了许多。这天他来到了古城开封，想走访一位叫一冰的国画老人。

梅一梅酷爱国画，却属自学成才，虽在小城小有名气，但小城毕竟太小了。若能经名家指点，想必会点石成金，事半功倍。如果名家再极力推荐，以后的路就平坦了许多。

一冰老先生原在河南大学艺术系任教，专教国画，擅长花鸟，最擅画梅。老先生如今退休在家，梅一梅正好可以登门拜访。

老先生住平房，政府特批的四合院。院子足有半亩，种着花花绿绿的花草，最显眼的当属绿竹和寒梅。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老先生的雅兴略见一斑。

梅一梅自报家门，恳求一冰老先生指点。

有后生来访，老先生很高兴，停下画笔，陪梅一梅论道，话题当然还是国画。听梅一梅说他也爱梅、画梅，老先生很兴奋，说，天下画梅

者众多，而以画梅出名的画家寥寥无几，为何？

老先生扭脸问梅一梅。梅一梅毕恭毕敬，为老先生添了茶，说，请老师指教，学生洗耳恭听。

是心境不至。一冰老人说，国画拼到最后不是拼技法，而是拼心境、拼人品。这就是所谓的意境。要画好梅花，必须深知梅的品质，再把自己修炼得如梅一样地忘我，画出的梅才有骨气，才有神韵。画上的梅不是花，而是我心。即达到我是梅，梅如我。

聊了一个下午，一冰老人侃侃而谈，梅一梅受益匪浅，临别对老先生深深鞠躬。

梅一梅回到临时租借的住处，深深回味老先生的话，很受启发，却又无从下手，觉得一冰老人的话讲得太虚，怎么做到我是梅，梅如我呢？

上次匆忙，没有带上自己的画，梅一梅花了两天工夫，画了一幅《雪梅图》，再次登门，请一冰老人指教。

梅一梅担心连续登门，老先生会怠慢，不想一冰老人仍很热情，将梅一梅的《雪梅图》展开，仔细端详后，摇头说，尚欠火候，仍没达到人梅一心，人梅合一的境地。

老师的话学生已铭记在心，但却不知从哪个细节入手。梅一梅说。

修炼。老先生说，你试想一下，万花凋谢，唯梅独放，那是何种的境界呢？那是唾弃世俗，唾弃杂念，独善其身的境界；所以当你提笔时要舍弃一切杂念，不要想你的画能否成功，别人如何评价，更不可急功近利，想到成名成家什么什么的。你如果把全部心血放在梅的每一枝、每一花上，你的画自然水到渠成。

还是有点虚，梅一梅仍懵懂，却不敢多问。

老先生说，回去慢慢画吧，有满意的作品再送我看。

梅一梅试探着问，如老师不嫌后生愚钝，能否收我为徒，也好日日受老师点化。

一冰老人微微一笑说，我老了，不再收徒，不过你有疑问照样可找我，我会尽力解答的。

一冰老人送梅一梅出门，说，现在的后生多受世俗污染，想一夜成名，或者靠卖画赚大钱，俗也。你不必学他们，想一辈子只画一幅传世之作就行了。

老先生的话虽句句在谱，但却不知后生的辛苦。人总得吃饭，总不能饿死，没有物质哪有精神。梅一梅有些沮丧，还是希望老先生谈些技法，不想他总离不开“境界”二字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梅一梅够静心了，梦里都是梅花，但还是让老先生不满意。梅一梅呕心沥血又画了一幅梅，请老先生指点，一冰老人仍摇头。

梅一梅就借故说，家里有点事，我需回去几日，等再出作品，改日还请老师指教。

梅一梅是想撤了，去拜访别的名家。

一冰老人说，也好。

这时急匆匆进来一个人，自称是市府的一个什么秘书长。梅一梅假装去欣赏一冰老人的梅树，在外面听音。听到来人恳请老人画一幅画什么的，一冰老人竟然答应了。送来人出门，一冰老人说，放心，这幅画，我一定画。

政界要员要画就画，这叫境界吗？老人的形象在梅一梅心中轰然倒塌。梅一梅没离开古城，第二天又登门，倒要看看一冰老人是如何送画的。

老人显然累了，窝在沙发里小憩。梅一梅不敢打扰，悄悄地等候取画人。

那人来了，老人坚持送画，说要亲自将画送到勇士手中。这时梅一梅才知道，要画的是位消防战士，救火中重伤，高烧不退，奄奄一息。问他有何请求，他说他爱梅，临终前想求一冰老人一幅画。

病房里，一冰老人将画展在战士面前。战士的眼一点点亮了，神智

顿然清醒。后经抢救，战士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。

梅一梅后来问战士，为什么看到画会突然清醒。战士说在老人的画里，他看到了雪花，看到了迎风而立的梅花，看到了生命的不屈与顽强。

神了！误解了一冰老人，梅一梅羞愧得红了一张脸。

寒 梅

草坪如毯，绿树成荫，竹青花红，蜂飞蝶舞。小城花园景色宜人，鸟语花香，偶尔到花园里走走已心旷神怡了，若能在里面找一块宝地，长期享受大自然的恩赐，那简直是件赛过神仙的美事。

别说在里面求一座居所，就是要块巴掌大的地方也属天方夜谭，政界要员不敢想，商界名流不敢想，但这样的好事居然让梅一梅得到了。

梅一梅，小城画家，专攻花鸟，最擅画梅。一梅是他的号，本又姓梅，梅一梅的真名倒很少有人喊了。

梅一梅的老婆是位泼妇，常因些小事跟他争吵，闹得梅一梅无了兴致。梅一梅愁眉苦脸找他的同学，文化市长高建。高建很同情梅一梅的遭遇，问能帮些什么忙。梅一梅说，别的要求没有，只求一块清净处，专心画画。高建想了想说，干脆去公园吧，那里的亭阁你随便找一处。于是梅一梅便将文房四宝搬到了公园里，开始白天画画，晚上回家，后来因老婆的喋喋不休，梅一梅干脆置办了些起居用品，住下了。

梅一梅虽倔如骨梅，但对公园看管者笑脸以待，有求画者总有求必应。公园的人也知道梅一梅的情况，就没再赶他走；再后来，梅一梅干脆把“梅香斋”三个字挂在门楣上，成了他的画室。

小城亦称龙城。小城建设初期，在老城西水坡挖建蓄水库，挖出一具距今六千四百年的部落首领人骨，一侧虎图，一侧龙案，脚踩莲花，

头顶七斗。有专家称此人为华夏鼻祖伏羲，也有人反对，说，此为伏羲，那么周口太昊陵下埋的不是伏羲？

此事终无定论，但龙图却千真万确。龙虎图案虽为贝壳所摆，却说明人类对龙的认识从那时就开始了，于是中华史就一下向前推了一千多年，所以小城也被人称为龙城。

真品被送到北京了，不过小城人又按原样复制了一个，放在龙城公园供认参观。小城偏僻，宣传力度又差，去公园的人很少，梅一梅也就得了个难得的清净处。在“梅香斋”的日子里，梅一梅的画技突飞猛进，作品挥意洒脱，渐露大气。

这天又画梅，梅一梅望我专注，画笔忽直忽曲，忽疾忽顿，待粒粒梅花点缀树梢，再题字抒怀，落款盖章，一幅《寒梅图》便一气呵成。

梅一梅轻舒一口气，退两步再端详，抬头看到了女人。女人不知何时来到案边，不看人，看画，专注里露几分敬佩，自言自语道：功夫老到，意境悠远，大手笔。

白皙，文静，女人气质里透莲荷之韵。梅一梅忙说，不敢当，请问先生也是丹青高手？

女人的思绪这才从画中抽回来，略带歉意地说，抱歉，不速之客，打扰了。

海内存知己。欢迎，欢迎。梅一梅问，听口音先生不是本地人吧？

女人说她以后就是小城人了。女人原来在省城一所大学，刚到小城艺术中专任职，教书育人兼副校长。女人说她专攻蜡像，蜡像和绘画虽不同门，但艺术相通，看得出梅先生是一流大家。

梅一梅问女人，省城环境好多了，为什么屈尊来小城？

这一问，女人眼窝里有了泪花。女人说，不说也罢。

梅一梅不便多问，又说，敢问先生大名？女人笑了，说，巧了，跟梅有缘，韩雪梅。

是？梅一梅惊喜，忙说，如不嫌弃，拙作送韩先生做个留念吧。

女人喜出望外，连声感谢。

梅一梅送女人出公园，一路上谈了很多有关艺术的话题。公园出口，女人说，梅先生留步。梅一梅说，常来。两人意犹未尽，恋恋不舍。

女人后来果然来了几次，也邀请梅一梅去她那里造访，两个人关系渐渐熟了，梅一梅了解了女人的遭遇。女人的男人也在大学教书，因师生态，跟女人离了。梅一梅和女人同病相怜，话题自然多了不少。

女人说她正在做一组小城人物的蜡像，过几日在会展中心展览，邀请梅一梅到时务必赏脸。梅一梅欣然答应。

太妙了。女人做的蜡人面前，梅一梅激动得几乎窒息，没想到女人的技法居然如此登峰造极，精妙绝伦。蜡人其形其神无不酷似真人，顿足其前几乎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。

可是，梅一梅的老婆突然出现了，不但跟梅一梅大哭大闹，还指着女人的鼻尖指桑骂槐。如果不是保安及时阻止，女人呕心沥血做的蜡人恐怕就给梅一梅的老婆砸了。

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梅一梅和女人隐隐约约的关系一时成了圈内人的议论焦点。

女人抹着泪说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，还是回避一下吧。我刚刚遭遇一场婚变，不想再破坏你的家庭。

梅一梅额头上的青筋都蹦出来了，说，是你破坏的吗？是她自己破坏的。难道我们做错什么了？

梅一梅坚持拉女人去“梅香斋”谈心。弯月繁星，那一夜他们谈了很久。

那以后他们仍见面，只是避些耳目罢了。

奥运会前夕，北京邀请一名小城艺术家去表演，小城有心让梅一梅去，但女人是高薪聘请来的，何况也有一手绝技，便请人试探女人的口气，问女人对梅一梅的画如何评价。女人微微一笑说，梅先生的画意

境悠远，但蜡像和国画各有所长。蜡像的真，是还原了的历史，是艺术之根。

机会终生难得，梅一梅也不愿错过，听了女人谈论后，说，生活的真实随处可见，而意境却破鞋难寻，意境才是艺术之魂。

那以后两人再没主动联系，偶尔碰面也少有寒暄。

骨 梅

那天，梅一梅正专心作画，画室里来了一个人，很投入地审视墙上的画。

梅一梅的花鸟画在小城有些名气。说是花鸟，八成以上的画都是梅花，比如墙上挂着的《雪梅图》、《报春图》等等，都是以梅花为题的。梅一梅爱梅、画梅跟他的性格有关。梅一梅虽穷困潦倒，但却一身傲骨，正如倔强的寒梅。

那人环视了一周，兴奋地说，嗯，就是你了。

来人一副款爷的派头，梅一梅本很反感，但见也是爱梅之人，便问，什么就是我了？

来人说他姓陈，刚盘过来一家酒店，取名“梅香酒店”。巧得很，跟梅先生的画室同名了。酒店的结构有先天不足，进门有一面墙，按迷信说法是挡了财路，陈老板想用一幅画弥补一下，准备画上《百梅图》。

陈老板说，听说梅先生最擅画梅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亲眼看见果如其然，梅先生画的梅铮铮铁骨，画出了梅的神韵，梅的品质。

陈先生如何爱上梅的？梅一梅问。

陈老板说，我虽混迹商海，比不上梅先生的高雅，但也并非贪图小利的庸俗之人，爱梅于胸也算给自己的灵魂找块栖息之地吧。

陈老板这样一说，梅一梅有了几分好感，说，陈先生真乃儒商，有

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说。

陈老板说，我不但要画一个《百梅图》的大壁画，还要在每个房间里挂上梅花图，给自己的酒店添些文化气息，冲一冲金钱的霉臭。

梅一梅虽有些名气，但也只在小城范围内，画作偶有销售，也只是星星点点，所以梅一梅的生活并不富裕，有了一个结交知己又改善生活的机会，梅一梅自然高兴。于是，沏上上等好茶，梅一梅跟陈老板聊上了。

陈老板果然慷慨，开价可观，聊的过程中事就算定了。

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，梅一梅忙活了两个多月，那幅六米长、两米高的《百梅图》和房间里点缀的梅花画一一完成。陈老板看后非常满意，并诚请梅一梅在酒店开业那天务必光临。

阳光明媚，桃花盛开。梅香酒店开业那天来了不少政界和商界名流，气氛异常热烈。梅一梅没想到陈老板居然还请来了文化市长高建。高建是梅一梅的同学，梅一梅虽看不惯政界的尔虞我诈，但跟高建却私交很深。高建身上很少官气，也帮了梅一梅不少忙。

陈老板专门把高建和梅一梅请到最高级的雅间。虽是同学，毕竟高建身处要职，梅一梅平时没事很少找高建闲聊，这次见面两人有时间谈了很多私事。高建问嫂子最近怎样，梅一梅摇头说，老样子，朽木不可雕。

梅一梅的老婆叫郝小雅，其实除了脸蛋，郝小雅一点也不雅，很俗气的一个人。梅一梅当年在厂工会当干事，能写会画很出风头，郝小雅极力追求梅一梅，但从工厂破产，梅一梅失去工作而专心画画那天起就移情别恋了。貌不和神已离，郝小雅却不离婚，一直拖着梅一梅。用郝小雅的话说，不赔偿她的青春损失，就拖死梅一梅。

梅一梅说得伤心，喝了不少酒，怎么走的，事后全记不清了。

那以后求画者突然多起来，出价很大方，而且都是有来头的小城名流，政界和商界的都有。那段时间梅一梅几乎有点应接不暇，天天闷在画室里画啊画。

手腕画酸了，梅一梅想停下来歇一歇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一看，居然